

民主自由在菲律賓的評價

羅石圃

美國人認為民主自由，是遏阻共黨赤化的武器。所以當莫斯科在戰後指使亞洲共產黨徒奪取政權時；華府在援助盟邦抗共的過程中，首先輸入的是民主自由。然而菲律賓乃依照美國模型所塑造的新興國家，竟使馬可仕總統不得不於今年九月宣佈戒嚴——實行軍政，用以遏阻他所稱的共黨叛亂顛覆，俾由安定中達成建設的繁榮。這對菲律賓有無必要？得先分析共黨是否在利用民主自由為其發展的溫床？至於軍事統治是否別有用心？亦須視被捕的反對份子，是不是真的甘心與共黨勾結？如果政府對他們的指控屬實，這便不能不在菲律賓重新評估美國式的民主自由。

一 美國統治菲律賓的目標

菲律賓是由七千多個島嶼、四十多個民族組成的國家。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尚未建立以前，這些島嶼尚滯留在部落時代，不僅島嶼與島嶼之間，彼此不相統屬，即住在同一島嶼的人，也是以部落為單位而不相往來。一五六四年，西班牙王委任凌牙石（Legaspi）為菲律賓首任總督，其所出的佈告：「……今後聯合各小村為一區，區設區長一人，負一區守望的責任。如此即可漸歸統一」。這既可想見在此以前各個村莊的獨立情形；再從西人記載中描述菲人「一出里門，便須集結同伴，以便隨時與外村人械鬥」的習俗，更可推知菲島至西人入據後方逐漸形成國家的雛型（註一）。

明史「蘇祿傳」稱：「其國于古無所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黃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為布，氣候常熱」。顯示西人入據以前，菲島居民的文化，尚滯留在原始時代。其三百年的殖民統治，固然留下了無數的罪惡，但也促成了文化進步，使七百多個種族語言複雜的列島居民，形成了一個政治單位。從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的國名，乃由西班牙非力（Philip）王子之名而來，即可概見促使此一列島的國家化與現代化，不能不歸功於西班牙的殖民主義者。

但正由於西班牙人帶給了菲島居民的文化，使他們運用所學會的西班牙

民主自由在菲律賓的評價

語文既可以互通情誼而共謀團結，又因有此媒介而輸入了西方民族國家思想，遂形成了擺脫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自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期間，菲律賓國父黎薩（Rizal）所領導的「少年菲律賓黨」，已使西人的殖民統治發生動搖。至其被難以後，更激起菲人的獨立運動，由政治活動而一變為武裝鬥爭。一八九八年五月的美西戰爭，美國原是應援非人革命領袖艾格奈爾多（Emilio Aguinaldo）的請求，其得以擊敗西軍，亦得力於艾氏回國後發動了革命志士的內應。然而一向反對殖民主義的美國，將西班牙殖民勢力驅出菲律賓以後，竟未給予非人獨立。其理由是：「菲人對自治毫無準備，一旦給以獨立，他們是無法治理的」（註二）。

一九〇三年，華府決定將菲律賓列為其殖民地地位時，麥金萊總統曾經指出：「（一）我們不應將菲律賓交還給西班牙——那會是卑鄙不光榮的；（二）我們亦不能將它交給法國和德國，他們是美國東方的商仇——這是不講信義；（三）我們不能將菲律賓交還給非人自己——他們不適於自治——他們可能不久就成為無政府狀態，他們的無能，將較西班牙人猶有過之；（四）我們除了佔有菲律賓之外，別無其他辦法。不過我們要教育菲律賓人，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使他們文明化基督教化」（註三）。因此，美國在統治菲律賓將近五十年的期間，一直是本着這一目標，致力於各項建設——尤其是培養菲人的自治能力及自由民主思想。

一九三五年菲律賓第一屆制憲委員會所制定的憲法，本是以美國憲法為藍本，再經過一九四〇年的修正，採行兩院立法制，並將總統任期六年改為四年，可見此一共和國的塑造，無不力求適合美國的模型。然而自獨立迄今，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各方面，都是江河日下——請顯示威縱火搶刦事件既層出不窮，狙擊暗殺使富家都不能不僱用保鏢以至私人武裝自衛隊而保護生命財產，連總統向國會發表國情諮文，都須在軍警嚴密戒備以外，再加上躲在裝有避彈玻璃的會議廳，這是否是由於美國統治半世紀，並沒有完成培養非人自治能力的目標？

二 馬可仕實行軍事統治的兩重任

務

獨立廿六年的菲律賓情勢混亂與年俱增，演變到今年九月廿三日，馬可仕總統斷然宣佈戒嚴——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中止憲法所賦予人民的自由權力——包括人身保護法，以便遏阻其所稱的共黨企圖利用暴力及顛覆活動以推翻政府的陰謀。同時施行的緊急措施：

(一)管制全國報紙雜誌、廣播電台與電視台，以及所有的新聞傳播機構

(二)政府接管馬尼拉電力廠、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國營鐵路、所有國內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公用事業的管理、控制與營業工作；

(三)禁止一切集會、示威、罷工；

(四)禁止私人攜帶或擁有與買賣武器，違者得以判處死刑；

(五)實施由午夜開始的四小時宵禁；

(六)政府接管所有私人擁有的飛機、船舶；

(七)暫時禁止菲人出國——獲得政府批准者不在此限；

(八)成立軍法審判委員會，以審訊所有軍事罪犯——包括在戒嚴法下被捕罪犯；

(九)法庭仍繼續工作，惟不受理涉及政府條例與總統及其代表之行動合

法性或憲法性，以及影響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案件；

(十)全國各地實行土地改革工作；

(十一)暫時關閉全國各級學校，以便整肅共黨顛覆份子；

(十二)逮捕共黨及與其勾結的反叛份子——其中包括報社社長及新聞從業人員、大學教授與學生領袖、國會議員、地方政府省市長。參院

反對黨領袖艾奎諾亦在戒嚴令下達後首先被捕（註四）。

接着又通過閣議，改革包括內閣的全國各級政府，在開革被認為貪污無能的四百六十一名公務員的同時，訓令全國所有六萬餘名公務員在十月十五日前，一律提出辭呈，以便就各人的操守與能力重新審查以決定去留。首先

遭受開革的，包括兩百名海關人員，一百九十二名稅務人員——其中有處長一人。他所透露的改革計劃：

(一)被公認為貪污舞弊或顛頽無能的法官，一概將被迫辭職；

(二)僱用失業人員，從事龐大的公共工程計劃；

(三)頒令履行徹底的稅務改革——國會對此項改革法案已拖延了五年；

(四)改革關稅制度和內陸稅收局，儘可能取消檢查官和估價官的任意處置權；

(五)以合作社為基礎，實現全國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

馬可仕已明白表示：在軍法統治下實行各項改革，其好處在於可以雷厲風行。至於在他所餘的任期不到一年期間內，已無法使其改革計劃實現，他亦並不否定如果改訂憲法所規定的總統制為內閣制，而由他出任內閣總理的可能性（註五）。因此，一般人難免懷疑：馬可仕實行軍法統治，究竟是為遏阻共黨的叛亂顛覆而出於萬不得已？還是為了便於個人繼續執掌政權？如果是为了前一目的，何以必須將緊急狀態形成為預定將為一兩年的軍法統治？且認為一切改革，都不能期望在民主政治下實施。

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先要瞭解此一列島所組成的國家文化傳統、建國精神、社會基礎等各方面的矛盾，以及共黨如何利用並擴大這些矛盾而作為其叛亂顛覆的資本，遂使民主自由，變成了它發展的溫床和戰鬥掩體，然後才能評估軍法統治的價值。

三 菲律賓的傳統與民主自由所形

四百多年以前——西班牙殖民勢力尚未進入的菲島，乃是酋長統治的部落社會，這些王王們擁有世襲的政治權力，憑藉武力抵禦外侮及鎮壓人民，在其統治地區的田園，亦莫非王土。社會結構：分為貴族、自由人與農奴三個階級，並以不同的法律處理不同階級的糾紛。西班牙人入據後，係依據這種原有的社會形態設置區、縣、省以至中央政府，以總督為最高首長，在省市縣由巡按使治理，其職責為查檢各采地地主的貢品和賦稅報告，以及統轄警察和民團以維持治安（註六）。

因此在各地仍是透過土王統治人民，所培養的人才，也依然是王室貴子弟，他們繼續世襲地方統治權力與地主的地位。至於法院制度，西班牙統治者雖已普遍設置，但有政府與教會所設的法院分立。後者固然規定祇許處理婚姻等民事案件，可是每遇民刑牽涉難分的訟案，則使政府和教會相持不下，反將原訟案擱置不理（註七），因而形成了教士經常領導民眾反抗政府，以贏得人民的擁戴。在遭受過三百年西班牙人與五十年美國人統治的菲人心目中，凡是領導反抗政府的都被稱為民族英雄；以致獨立後，大多數有志競選的人，亦無不以反政府的姿態而爭取選票。

地主既由王室貴族演變而來，其對待佃農，自亦未能擺脫對待農奴的傳統，加上西班牙統治時代的地方巡按使無不貪婪無厭，地主們祇要給予賄賂即可對農奴行使生殺予奪的大權，遂使菲律賓的地主與官府互相勾結所造成貪污之風而令人見怪不怪。在美國統治期間，固然注意於一般國民教育，且鼓勵從事工商各業以求發展，但由於西班牙人所培植的知識份子，大多是貴族階級，所以他們又由地主而在美國鼓勵下，兼為工商鉅子。

菲律賓的土地和資本都操在四百多個大家族手中，其貧富不均的情形，由美國的影響所及而日益顯著。據統計顯示：百分之二點六的富人，佔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廿六，中產階級是社會安定的重大要素，但菲律賓不是家資鉅萬田地千頃的富豪，便是貧無立錐三餐不繼的貧戶，其中產階級不及百分

之十（註八）。而少數的富人，既可在民主政制下由富而貴——從選舉中攀援議會與政府，亦可藉其多金勾結官僚而為所欲為，以致貧苦者仍如當年的農奴。但由於美國統治期間所開始的普及教育，又使他們不甘於壓迫，由於挺而走險者日衆，遂形成了社會日益不安。

菲律賓有新聞的絕對自由，其新聞傳播事業也極為發達。照理，應該不會使窮民無告，大可利用這些「為民喉舌」的公器，促使政府採取社會福利措施。但由於菲律賓的報業，開始於一八八八年張納（Graciano Lopez Jaena）所創辦的團結報（註九），其任務在鼓動菲人爭取獨立，推翻西班牙殖民政府，以致菲國報人，多以民族英雄姿態，着眼於反美排華仇馬的偏狹民族主義，並以反政府為自豪，對橫阻政府改革法案的在野黨議員，反而置之度外。在經濟上，從美國統治一直到獨立，都是倚賴美國的特惠關稅與補貼，其國內投資，亦以美國居首位，華人的資本與技術，更是經濟發展的支柱。然而菲人一經談及貧窮，又都歸罪於美國與華人的剝削，使其由爭取獨立而播種至抗日戰爭達到高潮的民族主義，在獨立後即走向偏狹的反美排華，便更形成了華美資金外逃，經濟益加不景。這都表示菲律賓的文化社會傳統與立國精神，到處充滿了矛盾，很容易被共黨所挑撥利用。

四 菲共的形成與策略路線

菲共擁有武裝，是從抗日期間開始，以農民為其裏脅的對象。一九四二年，在中呂宋地區，開始出現了「虎克黨」（Hukbalahaps）武裝游擊隊。這一地區，是地主和佃農之間關係一向最為惡劣的。「虎克黨」一面與日軍週旋，從不斷襲擊中獲得武器彈藥與糧食；一面沒收與日軍合作者的資財，並禁止地主對佃農的剥削，遂使勢力擴及中呂宋五省範圍。在日軍佔領的三年期間，「虎克黨」曾組織了地方「自治政府」，除在軍事上抵抗日軍而外，並以削弱地主對佃農的權力為行政目標。所以不僅得到了佃農擁戴，且有不少知識青年參加組織。

其實「虎克黨」是隸屬於「菲律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合戰線」，由此一期間，莫斯科指示各國共產黨徒，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以謀發展，可見「虎克黨」，不過是菲共的別名，至日本投降，虎克黨迅即將抗日的

號召改變向美國爭取獨立。但不久菲律賓的獨立已經實現，在所有抗日武將均已解甲還鄉的過程中，虎克黨便不得不揭露其真面目，其首領泰魯克（Luis Taruc），既公然自承為共產黨員，並聲稱願為共黨而奮鬥犧牲，由抗日而更改為抗美的武裝部隊，亦已正名為「菲律賓人民解放軍」，正式展開了它所稱的「解放戰爭」（註十）。

在五十年代初期，菲共將全國劃為九個軍區。其叛亂不僅擴及邦邦牙、新怡西夏、伊沙拜拉、奎松、武大干等省，且曾一度攻入馬尼拉和軍警發生巷戰。同時黨政領袖被其綁架者共約六人——奎松省長亦在其中。政治暗殺事件更層出不窮，遭受狙擊的有數十名政黨首要。據菲共宣傳，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整個呂宋島，已被它「解放」了三分之一。這正是由於它一方面號召非人剷除貪污的美國殖民主義代理人季里諾政府；一方面又以大批的金錢賄賂季氏的胞弟安杜尼奧受它利用而為虎作倀（註十一）。

所幸在國防部長任內被稱為剿共英雄的麥塞塞（Ramon Magsaysay）於一九五三年當選總統。在他一面大力澄清吏治，發展工農各業安置流亡；

中部的阿瑞雅（Aryat）山區。但這並不表示共黨已放棄其赤化菲島的企圖，祇是在策略路線上加以修改——將武裝叛亂的重點，改為以政治顛覆為優先。由於菲共在以虎克黨名義發展而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武裝組織以外，另有一其黨組織在幕後指揮，且受制於中共所控制的「菲律賓華僑委員會」，

以「菲律賓共產黨中國政治局」為其核心。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菲律賓政府展開對全國共黨地下組織的大搜捕。從被捕的「中共局」總書記張山、組織部長楊禮超、財政部長林克等口供與文件中的推斷，菲共分為兩大部份：一為菲人部份，其主要活動在軍事；一為華人部份，其活動着重於情報宣傳，及以金錢武器等供應菲共武裝。所以「中共局」設有祕書、財政、交通、組織、教育等五部，並無軍事機構（註十二）。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再從中共派遣入菲的間諜文件與供證中，發現北平正指使菲共在武裝鬥爭路線失敗後改採取下列各項陰謀活動：（1）利用菲人滲入武裝部隊，製造不滿情緒，引起各階層混亂；（2）滲入各級政府機構，與不滿現狀的官吏勾結，共謀推翻政府；（3）毀壞糧食，阻止人民謀生，擾亂金融，在城鎮放火，以製造混亂與不滿，從而利用不滿情緒

·鼓動革命；（4）利用教師，灌輸學生「革命」思想；（5）滲入學生團體，鼓動學潮；（6）暗殺反共領袖（註十三）。

一九五六年三月廿一日，菲國防部情報處，正式發表有關共黨在菲活動之調查報告書，揭露其陰謀為：

（甲）軍事方面：企圖（1）在軍中成立共黨小組；（2）指示軍人黨員向政府投降；（3）宣揚軍部之腐敗以破壞其聲譽；（4）抓住美軍在菲基地之事實，施以無情的抨擊；（5）反對派軍出國，以破壞「東南亞公約組織」。

（乙）政治方面：企圖（1）成立助選機構；（2）收買候選人；（3）加強政治宣傳，使親共候選人獲選以滲入議會。

（丙）經濟方面：企圖（1）滲入工會與商業機構；（2）設法破壞國家經濟；（3）抨擊政府經濟措施。

（丁）社會及文化方面：企圖（1）滲入宗教及社團與學校；（2）廣泛組織「讀書會」、「研究會」，以便藉機向會員宣揚共產主義；（3）挑撥離間製造各團體間的派系，藉以加強民心之不安與不滿（註十四）。

五 北平指示菲共充份利用民主自由

很顯然，菲共已迅速地將北平的指示變為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而麥塞塞總統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廿七日墮機遇難，更促成其統戰陰謀得以加速實現。菲共的死灰復燃，其最初，仍是以「虎克黨」的面目在中呂宋展開活動。它一面派出偷牛賊以竊取耕牛；一面將耕牛送還農民以領取酬金。且在派出盜賊的同時，向省市長以肅清盜賊的義務自任，但要求分給保安經費以及准許在本區內自由活動。它以農民的保衛者自居，凡是遭受汽車撞傷撞死的，在苦主告訴無門時，它便會出面威脅車主付出相當的賠償，並儘力抑制地主的權力，以及脅迫廠場主人不敢對工人隨意解僱。

由於警察機關與法院都屈服於豪門地主的紅包和勢力，對農民的申訴置若罔聞，所以虎克黨人的仗義出面為他們打抱不平，便很容易贏得農民們的友誼。一方面作為它的忠實情報員——隨時供給保安部隊活動的消息，同時也是它的夜間游擊隊成員；另一方面在選舉時，虎克黨人又可有把握控制農村選票，使有志逐鹿議席與政府首長的人，都不能不向它拉票，因而達到

了它操縱選舉的目的。至於對當選後的地方首長，祇須將保安經費交給它即可保全境平安，並可由它在賭場、妓院、舞廳等所收取的保鏢費內分成，所以省長和議員們又多成了虎克黨的密友。如果它助選成功後而又拒絕和它合作，雖有自衛武裝，亦難免遭受暗殺。

非共在中呂宋五省，是由控制農民進而控制政客以至地方政府與議會，它收取保護費的對象，由特種營業場所，也逐漸擴及到一般商人，在通都大邑白晝都可以遭受強徒劫掠的地區，誰不願向虎克黨繳交保護費而換取平安？所以商人們要在繳付政府的稅金而外，更須另付給惡勢力的保護費，這便是非共武裝的財源。尤其在美軍基地的城市，它一面要倚賴美軍所造成的畸形繁榮以收取保護費而自肥，並可以分成而拉攏地方首長和它合作；一面又以懲治酗酒滋事的美軍保護吧娘舞女的民族英雄姿態出現，且不斷要求收回美軍在菲基地，藉以贏得知識青年的同情。所以馬尼拉的學潮，往往都和這裏的非共武裝叛亂聲氣相通，相互策應（註十五）。

中呂宋非共武裝的再猖獗，是從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大選期間開始，也正是馬尼拉學潮開始汹湧的同時。由沙巴問題所引起的學生遊行示威，使有志問鼎總統的政客無不同聲附和，其用意原是給予準備競選任總統的馬可仕政府製造難題，並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向選民討好，殊不知共黨掀起此一風潮，在破壞東南亞國家的團結，且迫使馬可仕不得不放鬆剿共軍事，及使其外交路線左轉。

這一年，正值英國宣佈將放棄遠東防務，美國將越戰付于巴黎和談。東南亞國家在怵於英美都不可恃以防堵中共南進情勢下，乃急謀聯防禦共，由馬可仕訪馬以後，各國政要都不斷來往於吉隆坡，連緬甸的尼溫與印度的甘地夫人亦先後訪馬，且指出中國大陸為亞洲禍源。其聯防組織在美國鼓勵贊助之下，已呼之欲出。至馬尼拉掀起沙巴爭執的學潮，一片仇馬之聲迫使馬可仕不得不與大馬化友為敵，東南亞聯防計劃亦即胎死腹中。更因華府表明「東約」規定的美國對非協防，祇限於共產國際的公然武裝侵略，亦即指出菲馬一旦發生戰事，美國將站在中立立場。遂使馬尼拉學潮橫生枝節，由仇馬而加上了反美。

在美國大使館遭受羣衆的攻擊後，繼而將菲律賓的罪惡與貧窮都歸咎於美國所造成，華僑亦在羣衆盲目的暴亂中也成了攻擊的對象。於是仇馬而

反美排華，進而要求政府與俄毛貿易建交。迫使馬可仕為遷就選民，不得不邀請蘇俄文化訪問團蒞菲並親自接見。且將剿共軍事指揮權交給與非共勾結的各省省長——實即等於停止了剿共軍事（註十六）。

六 菲共的羣衆與武裝兩條戰線

沙巴事件所掀起的學潮，不僅此後的羣衆示威暴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在剿共軍事停頓狀態期間，使毛派非共從容建立起「新人民軍」，其學運羣眾，也都被毛派所掌握——這從領導示威和進入菲南策動回民暴亂的青年領袖，都經證實為曾入北平參加過「紅衛兵」暴亂者即可概見。更重要的是，因非馬交惡，使非方緝私隊失去了沙巴立足點後，頓使此一海域門戶洞開。在大選白熱化期間，菲幣現鈔大量流入香港削值拋售，偽幣又大量進入馬尼拉流通，形成披索貶值一瀉千里，物價如脫蠶之馬，這都正是共黨破壞經濟的陰謀得以實現（註十七）。

至於美國運入越南的新武器再由走私者運入菲境出售，中共所派遣的教官及支援武器等源源到達非共基地，都是沙巴爭執所賜予共黨的便利。其餘如日用品的走私而入，使菲律賓的正當工商企業難以維持（註十八），乃寄望於與俄毛貿易而打開新的出路，這便更適合於共黨統戰的利用。雖然馬可仕在連任後重新收回了剿共軍事權，並與大馬重修舊好，對美國竭力保持傳統的關係而並未實踐與俄毛建交的諾言，且不斷企圖改革政經與社會政策以求力挽狂瀾，然而被豪富兼地主所掌握的國會，不僅制使政府的改革法案無法通過，且與非共的勾結已日益公開。如馬可仕指控參院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勾結非共毛派的十大罪狀，不僅有人證物證（註十九），從菲共可以操縱選票及暗殺的利害而言，凡有志問鼎下屆總統寶座並珍惜財富生命的人，誰能不與它折節納交？

貪污無能，這是菲律賓政府一直被國人所詬病的。但政府的待遇使公務人員無法贍家活口，且在對方送來紅包時如不受理，將可能遭到意外的麻煩，又何必堅拒利誘而引來威脅。至於撤職處分與遷升，並非決定於操守，乃決定於後台的力量。一般都認為非政府的冗員太多，其實主管者未嘗不期望

縮減，但由於各有後台，如果不為議員們安插私人，或將他所安插的人因貪污而裁撤，則無異向議會挑戰，可能促成自己的地位動搖。所以菲律賓的貪污，是與民主政治同時存在，連法院亦不例外。民主而失去了法治，自會形成無政府的狀態。

七 結論

菲律賓在美國統治下的獨立歷程，本是經過十年自治期間，然後再達到完全獨立的。當一九三四年，羅斯福總統批准泰定·麥克達非法案（Tydings-McDuffie Bill），自治政府即開始籌備工作。一九三五年，奎松被選為自治政府首任總統，但至一九四一年，日軍佔領菲島，其自治政府即未能行使職權。至勝利前夕，極孚民望的奎松總統又不幸逝世而由副總統奧斯敏納執政，始還都於馬尼拉，而菲人已不容許華府不實踐自治十年即開始完全獨立的諾言，祇得於一九四六年給予菲律賓正式獨立自主。

老成凋謝，人才極度缺乏，且並未實際經歷過十年自治政治訓練的幹部與人民，在戰後滿目瘡痍——農村凋敝，都市殘破的情況下接管政權，並實行美國式民主政制，自由經濟競爭，以及擁有土地與資本的人，不惜殲精竭力以競選爭奪政權，又藉其政治權力而增加個人財富，雖危害國家前途、社會秩序亦在所不計。一般民衆，在飽經部落時代酋長貴族的壓迫，再繼之以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貪殘統治，於日本軍閥以槍尖鎮壓之後，對獨立後的本國新官僚，亦見怪不怪，又安知運用民權加以制裁？這就無怪乎政治日益腐敗，經濟逐年衰退，民生益加不安。

更重要的，是菲律賓人的團結立國精神，乃依賴由爭取獨立所形成的民族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已發展到了高潮。菲共既係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擁有所謂「解放」戰爭。美國既苦心孤詣輔導菲人由自治而完成獨立，且於戰後化費了十二億五千萬美元使菲律賓從事復興，對其農產品輸入美國市場，亦繼續給予補貼與關稅優惠。照理，菲律賓人不應該亦不能反美。然而一經有人把菲律賓一切貧窮罪惡歸咎於美國所造成，菲人多羣起響應而不究是非，這便是共黨利用菲人民

族主義的巧妙。

在西班牙勢力尚未進入菲律賓以前，華僑便先在呂宋各地輸入中華文化，至西班牙教士開始以拉丁字母拼成的菲語文字以宣傳教義的印本，即為華僑冀容所刊印，其抗西最早的革命作家默卡鐸（Tose Rizaly Marcado）亦為華人（註廿），便不難看出華僑對菲律賓文化進步與獨立的貢獻。然而菲島獨立後一片排華之聲，使在菲律賓社會結構中成為中產階級的華人，往往因此破產，以致有忿激而甘受北平所利用者，這又是共黨將菲人民族主義導向偏狹途徑的另一後果。當然，在菲律賓獨立後的不久中國大陸沉入紅流，這是中國不幸，亦是菲律賓的不幸。

因此，我們認為馬可仕如能在短期的軍事統治期間，迅速實現土地與政治經濟社會各方的改革，使剿共工作得以標本兼施，然後以勵行法治鞏固民主，將民族主義導向建設性而運用華僑與美國資金技術，以開發全菲資源。縱使其兼具有改總統為內閣制的居心，假如在再開放民主的競選中，他仍能以多數黨執政，未始不是菲律賓復興的契機。

註・〔一〕「西班牙人入侵菲島前後」。馬騰湘著。

註・〔二〕美總統所派許曼博士所領導的菲律賓調查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

註・〔三〕一九〇三年、三、廿二、「基督教論壇報」。

註・〔四〕馬尼拉法新社電，本年、九、廿四。

註・〔五〕「南洋商報」，本年、九、廿九、卅。

註・〔六〕〔七〕〔八〕「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

註・〔九〕本刊、十卷、七期，「民族主義在菲律賓的評價」，拙著，一九七一、四、十出版。

註・〔一〇〕「中國時報」，本年、十、廿二、「國際瞭望」欄。

註・〔一一〕「菲律賓大中華日報」，一九五二、十二、廿八。

註・〔一二〕「菲律賓虎克黨為患」，華盛頓明星報，一九六八、十二、卅，至一九六九、一、二日連載，Donald Kirk 撰。

註・〔十三〕「從學生暴亂看菲共陰謀策略」，本刊、九卷、六期，拙著。

註・〔十四〕「非政府防暴亂防顛覆奏效」，新生報，本年、九、廿八，駐馬尼拉記者楊大年航訊。